

馬雅可夫斯基選集

第四卷

劇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 2 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中央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953 字数 352 000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印张 $15\frac{3}{4}$ 插页 8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定价(4)1.75元



作者像

(攝于1929年)

目 次

符拉季米爾·馬雅可夫斯基	1
宗教滑稽劇(第一稿本)	31
宗教滑稽劇(第二稿本)	181
《宗教滑稽劇》第二稿本的序幕及增添	274
《宗教滑稽劇》說明辭	278
臭蟲	281
上演《臭蟲》時的海報	350
澡堂	351
演出《澡堂》時用的標語	428
您好?	439
附 錄	465
《臭蟲》	467
關於《臭蟲》	471
答巴洋	472
《澡堂》討論會上的發言	475
在第一模範印刷廠俱樂部里討論《澡堂》時的發言	477
關於《澡堂》	480

对《澡堂》中的两幕作一说明	481
有人问,	482
《澡堂》是什么? 它冲洗什么人?	482
在“无产者”俱乐部讨论《澡堂》时的发言	484
怎么一回事儿?	485
实在有趣味!	486
为《澡堂》的演出而写	486
在报刊之家举行的关于《澡堂》辩论会上的发言	487
注 释	491

符拉季米尔·馬雅可夫斯基

(悲 剧)

序	幕
两	幕
尾	声



人 物

馬雅可夫斯基 (20 — 25岁的詩人)。

他的女友 (2—3 沙羅。不講話)。

一个領着一群又黑又瘦的猫的老头 (几千岁)。

一个沒有眼睛和腿的人。

一个沒有耳朵的人。

一个沒有脑袋的人。

一个脸拉得很长的人。

一个帶着两个吻的人。

一个普通的年輕人。

一个流着小顆眼泪的女人。

一个流着眼泪的女人。

一个流着大顆眼泪的女人。

几个报販, 小孩, 女孩等。

序 幕

馬雅可夫斯基

你們也許了解，
為什麼我，
安安閑閑地，
却用嘲笑的暴風雨
把心盛在盤子里，
端上過往歲月的筵席。
順着毛茸茸的面頰那兒
流着不必要的淚水，
我，
很可能是
最後一位詩人。
你們也看到了——
在石頭小徑上
一個帶着死一般的煩惱的
狹長的臉在搖搖晃晃，
而在奔騰的河中，
塗滿皂沫的脖子上，

鋼鐵的手打斷了橋梁。

天

放聲

痛哭；

云彩

一副怪模樣，眉眼扭扭歪歪，

就象一個女人日夜盼望孩子，

老天却拋給她一個斜眼的小白痴。

太陽用他長滿紅毛的毛茸茸的手指
牛虻般地討厭，死命地把你們撫愛——

在你們的心上奴隸也被狂吻着。

我，天不怕地不怕，

永生永世帶着對白天光綫的憎恨；

心靈纏得緊緊的，象電綫的神經，

我——

是燈光的沙皇！

大家都到我這兒來吧，

我撕破了沉默，

我大喊大叫，

為什麼每天中午將我的鈕扣扣緊，——

我要用

象牛叫一般的

平凡的話語，

向你們打開我們新的心靈，

它們吱吱地叫着，

象一個一個的弧光燈。

我只要用指头碰一下你们的头，
你们就会
长起巨大的嘴唇，
学会巨大的亲吻，
就会长起
全体人民都喜爱的舌头。
而我就可以带着一颗残缺的心，
走向我的宝座，
那儿破烂的天空上是洞窟般的星星。
我躺下来，
全身发光，
穿着用懒做成的衣服，
下面是真正畜粪做成的软床。
平静地
吻着枕木的膝头，
火车头的轮子抱在我的脖子上。

第一幕

一片欢乐。舞台——城市，街道象蛛网一样密。穷人们的节日。馬雅可夫斯基一人。过路人带着食物——广告牌上的铁青鱼，巨大的金圆弧形面包，一堆堆的黄天鹅绒。

馬雅可夫斯基

諸位先生們！

請修補一下我的心灵，

真空是无法挤出汁液的。

我不知道，讓人啐一口——会不会有失身分。

我枯燥无味，象一位石头婆子。

人們把我榨干了。

諸位先生們，

你們願意看見——

就要在你們面前跳起舞来的是一位有名的詩人？

一个領着一群又黑又瘦的猫的老头上。

撫摸着。全身都是鬍子。

馬雅可夫斯基

在硬壳般的樓房里去找大肚子的人，

敲着他們的小肚鼓去寻开心吧！

抓住聾子和笨蛋們腳，
象給笛孔吹氣般，向他們的耳朵里吹吧！
打碎一切邪惡的大桶底，
要知道我吃的是熱騰騰的思想的圓石。
今天，在你們鬧鬧嚷嚷的杯子里，
我要為自己加冕，用我的荒誕無智。

舞台上慢慢地擠滿了人。一個沒有耳朵的人、一個沒有頭的人及其他的人上。一群頭腦遲鈍的人。開始亂起來；繼續向前走動着。

馬雅可夫斯基

象個精心琢磨的詩行的赤腳寶石商，
揮起別人家里的一張一張羽毛掃子，
我今天要燃起一個全世界的節日，
全世界有錢人和各色窮人的節日。

帶貓的老頭

算了吧。

為什麼要讓聰明人玩響鈴開心？

我——是一個幾千歲的老人。

我看見，在你身邊嘲笑的十字架上，

釘着的是一個飽受折磨的叫聲。

一個巨大的和幾百個微小的痛苦降落到了城市上，

蠟光和電燈光爭吵不休，蓋過了低聲交談的霞光。

溫柔的月亮們並不是我們頭頂的統治者，——

地上的點點燈火又華麗又輕巧。

城市的世界把沒有靈魂的東西稱作老爺，

他們爬到我們面前想把我們擦掉。

而从天上瞰着人群的号叫的，
却是个痴呆呆的上帝。
双手插在被路尘蚀坏了的
麻絮般的长鬍子里。
他——是上帝，
但却嚷嚷着残酷的惩罚，
而在你们卑贱的灵魂里却是个微弱的叹息。
滚他妈的！
来吧，抚摸吧——
抚摸这些干瘦的、黑色的猫吧！
不要客气，把那些巨大的肚子提起来，
把那些面颊发着油光的胖家伙给吹胀。
只有在猫的身上，
在发着乌鸦毛的闪光的猫的身上，
你们才能捕捉到电的眼睛的骤然的闪光。
把捕捉到的这全部闪光
（它们将十分丰富多采！）
我们要输送到电缆里去，
输送到这些牵引力的肌肉里去，——
让电车跳跃，
让灯芯的火焰
在黑夜里飘荡，象胜利的军旗。
世界也将高兴得化起装来翩翩起舞，
象孔雀般美丽的花朵开在每一个窗角，
顺着铁轨把人们拉出来，
跟在他们后面的，

是所有的猫，猫，黑色的猫！
我們用星星鑄造銀色的胸針，
我們把太陽別在愛人們的衣服上。
都从家里走出来！

来吧，撫摸吧——

撫摸这些干瘦的、黑色的猫！

沒有耳朵的人

这是真話！

在城市的上空，

——那兒有风信旗的旗杆——

女人們

——她們永远是黑的山洞——

奔忙着，

向人行道吐着唾沫，——

唾沫又长大成許多殘廢的巨人。

誰的罪过在城市上面受到了懲罰，——

人們聚积了起来，

象馬群一样跑着。

而在那里，

在糊着壁紙的地方，

在罪过的阴影中間，

一个痛苦的小老头爬在鋼琴上哭着。

人們圍攏上来。

在城市的上空痛苦的神話不断扩大。

抓住这个音符——

血染你的手指！

从白牙齿一样的狂暴的琴键上
音乐家也无法挪开双手。

全体激动。

看哪，

今天，

一大清早，

馬特奇什！

就把无数的嘴唇鑲进心灵。

我走着，全身顫栗，

笨拙地撒开手，

到处屋頂上的烟囱都在舞动，

每个烟囱都弯着膝头，象个44！

先生們！

停下来吧！

难道这样的事情可能？！

甚至个个小胡同也卷起袖管准备斗毆。

我的煩愁在增长着，

它不可理解，使人不安，

就象眼泪在哭泣着的狗的鼻梁上流。

大家更加嘩然。

带猫的老头

你們看！

东西需要砍掉！

我并不是无故地在它們的爱撫里預見到敌人！

脸拉得很长的人

也許，这些东西还需要人們喜愛？

也許，这些东西还有另外一副灵魂？

沒有耳朵的人

許多东西都反过来縫着。

他們的心不会发怒，

也不知道邪恶。

脸拉得很长的人

(高兴得随声附和)

在人的嘴被切开来的地方，

許多东西上都縫着耳朵！

馬雅可夫斯基

(举起一只手，走到中間)

不要用邪恶乱塗心的尖端！

你們，

我的孩子們，

我要专心一意地讓你們变得聪明。

你們所有的人，

都不过是

上帝便帽上的小鈴。

我

用我由于寻找而肿胀起来的脚，

走遍了

你們的陆地，

还有一些披着长袍、

戴着黑暗的假面的其它的国土。

我寻找

它，